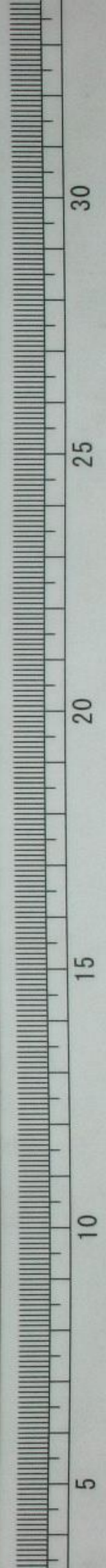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7  
2



文庫 11  
D 87  
2

溥南遺老集卷六

金藁城王若虛著

論語辨惑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許東坡曰古者行禮視其所有而已過其有則脫驂於舊館人及其無不捨車於顏淵胡氏曰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君子之用財顧義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子謂胡氏之論若勝於東坡然喪具稱其家貲而不以死傷生古之道也雖於父母且



010190555718

然况卑幼者乎以子之椁而奪師之車其不量彼己不知重輕亦甚矣在禮意人情自當拒之何必如胡氏之辨析哉味夫子才不才之言吾不徒行之語其責誦於路者可見矣若夫脫驂之賻則我周之也我自周之何所不可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故拒而不告也而宋儒之說曰人鬼之情同生死之理一知事人則知事鬼知生則知死矣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其論信美但恐聖人言下初不及此意而子路分上亦不應設此機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說者以爲因孔子之言而不敬子路故孔子復以此解之夫子路之爲人門人知之亦熟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爲大過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嗙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字當移於此通爲一章詳其文勢大似有理或併移回賜事亦可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橫渠曰司馬牛多言而躁就其人之材而言之便曰其言也訥告仲弓又別告顏

子又別樊遲最其下者故告之以愛人楊龜山曰司馬牛問仁而告以其言也訥則曰斯謂之仁已乎問君子而告之以不憂不懼則曰斯謂之君子已乎此非切問近思者其易於言可知矣夫仁不可易爲之則言之固宜訥也游定夫曰夫子答樊遲曰先難而後獲答司馬牛曰其言也訥皆未可言仁故也三說甚得夫子本意

子夏告司馬牛以四海皆兄弟姑以寬解其憂云耳非謂真如己之兄弟也故胡氏以爲意圓而語滯晦菴亦云不得已之辭讀者當以意逆志而楊龜山遂曰天下歸仁非兄弟而何士或以無兄弟爲憂者皆自私之過然則塗人

無非我親而天屬不足貴矣而可乎楊氏語錄以郭子儀不問發父塚之盜爲能忘物我傷義旣甚而今復有此論豈非流入於異端而不覺邪林少穎曰子夏之言近於墨氏之兼愛意則廣而言有病又云子夏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己喪其子而喪其明何不曰四海之內皆吾子也子謂林氏旣知病其言則此言不必出但云何不以寬牛者自寬則可矣

子貢問政夫子答以民信之又曰民無信不立夫民信之者爲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爲民信也爲政而至於不爲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勸而罰不足懲委靡

頽墮每事不能立矣故甯去食而不可失信蓋理所必至非徒立教之空言也注疏甚明固無以易而晦菴過爲曲說夫三者初無先後而曰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信於民者在我而曰以民德而言則信者民之所固有不立者國之事也而曰民有以自立其義迂回皆不足取雖然此一信字古今誤認者多矣豈獨朱氏而已哉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由也至必使無訟此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子路重然諾恐不果踐言故無宿諾此說爲是晦菴曰子路忠信明決而人信服之故能以片言折獄

而所以取信於人者自夫素無宿諾而養之過矣夫然諾豈所以服罪人哉林少穎曰子路一聞夫子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日必條而行之欲天下之人信也孔子見其如此故復抑之蓋三句只是一段與乘桴浮海衣敝緼袍章同例其說益迂不足取也所謂片言者特甚之之辭自當以意逆志而晦菴遂云不待其辭之畢過矣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則繼之以舉直錯枉之言子夏廣之而及於舜湯舉伊臯之效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

知人之功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嘆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於與竊所不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古今解者未嘗有異說而張無垢曰自由也如自天祐之之自朋友之道所以不終者多由取辱之路以交之也設數以鈐制而不以忠告之取辱也危言以控扼而不以善道之取辱也制之於已然禁之於已發非所謂不可則止取辱也平居探其所志觀其所趨倘有不善之萌非道之念則

要之以禮正之以義所謂不可則止也其迂謬可笑甚矣而反以先儒爲非此亦過於厚而不知君子之中道者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致興喪者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卽下文不幾乎之幾耳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亦有近之者此意甚明初無可疑而晦菴乃訓爲期曰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無謂甚矣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蘇氏曰此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子貢之問必有所指不然從政之人非一而舉以爲斗筭可乎此論亦有理張無垢乃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子貢正犯夫子之禁故夫子自稱如

此子謂天子之過庶人得以議之而謂士不可非其大夫乎此說蓋出於孫卿未必聖門之事就使誠然但不可昌言於眾耳師弟之間真實話語何必周謹如是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晦菴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必其無可好之實其說是矣東坡曰此未足爲君子也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予謂此論雖高然善惡異類猶冰炭也如賢醜正亦小人之天資豈能盡以媿

恥望之哉使凡不善者皆知見善人而恥之則世無小人矣孔子之觀人初不以此若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則亦觀求其實而已豈徒取決於鄉人之好惡者哉胡氏曰憲問一篇皆原憲所記慵夫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義如學而進而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爲旨不相附屬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冊繁多欲記習之便因其科節以爲號前輩旣已辨之矣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原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於言十章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

據刪之可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說者不一或謂明理而無所疑故不答或謂嫌以禹稷比己故不答或謂禹稷之有天下止於躬稼其言不盡故不答或謂爲善者非以干祿而祿以天下尤非學者所宜言故不答或謂雖不明言必有目擊首肯之意是皆臆度非必其真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不使有時而窮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而得之者德固宜其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雖美有時而窮也夫子將言其非恐害名教欲言其是則其病猶适也故特付之不答而已

至其既出而謂之尙德君子者蓋稱其用心耳此說爲善殊勝諸家也

或問子西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鄭大夫公孫夏楚令尹公子申皆字子西馬注兩存之東坡曰或謂楚子西非也昭王之失國微子西楚不國矣潁濱曰公孫夏無足言者非所當問此蓋楚子西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遂沮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世之不知孔子者眾矣皆未嘗疾而獨疾於子西者以其知我而疑我耳予謂潁濱以公孫夏不足問固似有理然其自爲說亦未當也夫子之論人毀譽抑揚一以至公而無容



心焉今以沮己而遂短之是其言出於私怨也聖人恐不  
如是晦菴曰子西能讓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  
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勝以  
致亂則其爲人可知矣此說頗安雖然以子產管晏而夫  
子不過稱其一節子西之事業雖有可取在聖人觀之亦  
何足多道哉恐不必深求其故也

子路問成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爲子路之語  
此蓋惑於曰字耳觀其文勢殆不然也

前漢鄒陽爲梁孝王說王長君云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  
法而不譎以爲過也顏師古曰言齊人守法而行不能用  
權以免其死予按論語稱桓公正而不譎蓋總言其行事  
直而不詭以爲賢於晉文耳鄒陽之說殊爲乖戾然東坡  
反引爲證而又以納辰嬴實晉文之譎其失愈甚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孔子曰如其仁程子曰桓公兄也子  
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  
而子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  
之以爭爲不義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  
而稱其功而春秋書之亦曰公伐齊納糾不書子不當立  
也齊小白入于齊繫之齊當有齊也若使桓公弟子糾兄  
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

讎也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道學諸公多主此說然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長而諸子傳記言桓公殺兄者多獨漢薄昭嘗稱桓公殺弟以反國而韋昭注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今宋儒遂以糾爲弟豈必有所從乎若止以薄昭爲據則其說固未定也左傳經蓋云納子糾而公穀之經不書子夫三家所傳原有得失今徒以順於己意遂獨是公穀則其說亦未定也其言齊小白入于齊者彼自是齊人耳文勢固然恐無他意則其說又未定也夫以未定之說而斷然自謂得聖人之旨安能使後世必信哉然則奈

何曰不必論也使子糾果爲弟則三尺之童皆知其不當爭管召固不必死而子路之徒亦何所疑蓋家語亦載此事矣孔子言之曰管仲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家語浮誇未必真出於聖人然其義有可以發明乎此者夫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而非冢嫡各因畏禍而出奔當是之時立者從之亦唯國人之聽而已桓公以高國之召自莒先入國人奉以爲君初無異議則齊旣爲桓公之有子糾雖長而勢不得爭實未成君也管仲無必死之義而有匡天下救生民之功所嫌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故不以管仲爲非仁而亦不以

召忽爲不當死邢氏疏義略得之矣如其二者幾近之謂也  
言亦可以爲仁耳注疏晦菴以爲誰能如其仁其於辭義  
俱爲不順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  
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可知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  
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  
以告之者異矣蓋聖人抑揚之意其說甚善東坡曰以管  
仲爲仁則召忽爲不仁乎曰量力而行之度德而處之管  
仲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尙歸死於父孝也伍員  
逃之亦孝也事有大小耳此論甚佳子路子貢以召忽爲  
仁管仲爲非仁孔子獨明管仲之事而不論召忽則召忽  
之爲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  
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程子又言  
王魏當死建成而不當事文皇此尤不然是時高祖固在  
位也建成未成君而文皇之立實高祖之命則二子因難  
而死固好不死而事文皇亦可也  
胡氏解孔子請討陳恆事云春秋之義弑君之賊人人得  
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嗚呼此何等事且孔子  
有何權而得擅發之邪其紕繆可笑亦已甚矣

澗南遺老集卷六終

海南遺老集卷七

金藁城王若虛著

論語辨惑四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晦菴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蓋以而字故生此論耳初若可喜而義訓終不安止當從舊

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為一章子曰字疑衍

君子固窮當從注疏伊川以為固守其窮好事者或取之而實不然蓋子路之意止疑君子不當窮而非論處窮也

夫子言固有窮時但不若小人之濫耳伊川之義蓋亦在其中而遂以固字爲說則過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呼其名而告之以謂人之能是者少耳意在警子路亦不可知然其文勢則非直指之也而說者皆云爲慍見而發過矣且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章則旣已間斷安得通爲一時之事哉蓋孔子世家亦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喜鑿矣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南軒曰春秋之時

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亦此民耳其說甚好然記者以此屬於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而脫子曰二字

晦菴解小不忍之義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夫慈愛而無斷婦人之仁也果敢而輕發匹夫之勇也二義不同豈有一言而兼二義者哉謂其俱通而並存之則可矣然君子未有以殘忍之忍教人者唯王氏嘗有此訓詳其文勢止從舊注爲長

子謂民之於仁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然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所以仁爲甚王

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邢氏疏兩存之而近世諸儒多從融義以文觀之弼說爲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周式楊傑以師爲眾張九成以讓爲責劉原父吳元長則曰當仁而傳道可以爲人師皆不近人情不足取程氏曰爲仁在己無所與讓若善名在外不可不讓恐夫子之意亦不及此唯晦菴云言當勇往而必爲雖師亦無所讓斯得之矣蓋此乃甚之之辭非真與師對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止當如舊說而張九成以爲窺議王室之意至引高歡見魏政不綱退結豪傑事此過正之論也

夫子答子張恭寬信敏惠章晦菴載一李氏之說曰此章及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其言無謂不足信也晦菴擇取眾說頗爲精簡如此等者何必錄哉

東坡以患得之當爲患不得之蓋闕文也予以爲然子以博奕賢於無所用心晦菴載李氏之說曰非教人博奕也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可謂能以意逆志矣楊氏曰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將無所不爲故以

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於己乎南軒亦云信如斯言則是聖人真欲使人爲之矣苟其人了不用心於他善將恃此以爲足乎甚非立教之本意故不取

夫子聞子游弦歌一章本無疑義王補之曰子與其徒戲亦可乎曰戲者人情之所不免但不爲虐而已而謝上蔡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真乃牛刀割雞耳聖人之哂固宜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忽小故從而釋之呂與叔亦云辨之則愈惑故自受以爲戲竊謂不然夫使爲上者知所以愛人爲下者知所以敬上是道也安往而可廢而謂不當施之小國之間乎彼其心止以聖人不應

有是戲故妄生此論林氏曰聖人一語一言無非教者前言戲之觀子游之對耳武城之治達天下可也其說甚佳孔子謂殷有三仁而記者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當紂之無道三人者皆嘗諫爭而不能救也微子知其顛隕之不免故遜於荒野而避之二子不去而一被囚一見殺皆出於不幸耳而其愛君憂世忠貞惻怛之誠則三人之所同故孔子俱稱其仁初不在於去就之跡後人疑於記者之言以爲三人之所爲不同者各有深意而孔子之所取亦不過此遂委曲而爲之說王氏曰微子不去無以存殷之祀箕子不奴無以貽天下之法比干不死

無以示人臣之節楊傑亦云微子仁於其親比干仁於其君箕子仁於萬世林少穎曰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張無垢曰比干之節易明而箕子之仁難言微子存商祀其仁爲大故居二子之先皆過論也甚者又曰紂無道而周有道故微子去紂而歸周以爲親戚畔之之證若然乃名教之罪人尙足言仁乎洪範一書誠爲大典然亦歸周之後因武王之問而陳之耳使其平居果有意於垂世則著之簡冊足矣縱復不然未爲大過而乃坐視國亡徻狂苟免以俟興王而付此恐仁者亦所不忍也楊氏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范氏曰三人者皆

可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二說皆疎而范氏尤甚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大勢則兩句相耦細分則四者各爲用東坡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而遠思則勞而無功偏枯而不類矣朱氏不必取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信而後諫尹氏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爲主人之不信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晦菴亦云事上使下皆須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王紫微廣之曰仰以事君必先罄盡忠赤深結主知而使上見信俯以臨民必先誥誡號令感化人情而使下見信下既見信則以之役使雖勞不怨上既見信則以之獻替無言不



從是道也出於至誠而已其說甚佳蓋此信字在我者之事耳而世人多錯認了人臣畏罪而不言輒以是借口曰上不吾信也或一諫不從則奉身而去自謂無愧於其心嗚呼彼亦嘗先盡其在我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夫惟大德之人然後周旋中節而不踰閑小德則不能故乍出乍入而無定尹氏曰有一不善是出入也此說得之曰可云者猶言中之性可上可下耳非可之謂也舊疏云不責其備故曰可晦菴云大德小德者大節小節也人當先立乎其大者小者或未盡合理亦無害此則認爲許可之可矣夫細行不矜

終爲大德之累跬步必謹猶憂其過舉也而謂小節有時而踰閑豈君子之訓哉晦菴旣已失之而又載吳氏之說以爲此章不能無弊噫子夏本言小德之無常而學者乃以爲語之病亦已誣矣吳氏者何人也賢賢易色章旣云子夏之言其弊將至於廢學而於此復爾子夏之遇斯人何其不幸也

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潁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力也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

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人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矜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之所謂誣也蘇氏之言深切時病予故表而出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舊說以仕優爲優閒有餘力學優爲德業優長豈有一字而二義不若皆訓爲有餘力也上蔡曰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無垢從而廣之曰仕之與學皆以優游處爲極耳優游則見事明白雖萬事紛紜千古治亂皆能灼知其所以然而從容以應其變故能起當今之弊

壞斷千古之興亡仕而如此雖不挾策讀書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學乎學而如此雖不蒞官行法而天下之理已在此矣豈非仕乎此論甚新人亦多喜之者以予觀之不唯於語法不順而義亦未完也夫學之優者雖不蒞官而施於德業是亦爲政強名曰仕猶或可也不知仕之所以見理明白灼知千古之治亂者何從而得之故有天資通敏暗合古人者要不可恃之以爲足也而曰是亦爲學何必讀書可乎此說果行則學有時而廢矣予不得不辨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爲難能東坡曰

聞孟獻子之孝不聞莊子也遂疑爲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爲孝則固孝矣而必求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鄧氏以獻子有賢德莊子未有聞焉而能用其臣守其政其孝所以爲難此雖順於經而未見所以難之義南軒曰父之臣與政果善固當奉而行之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者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矣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致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當耳不必僞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僞難能也胡寅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其

難是二說者可謂有理矣而胡氏尤親切學者其詳焉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晦菴曰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不善之地惡名之所聚言人當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無罪而被惡名也其說甚佳東坡以爲子貢言此者蓋不許武王伐紂之事而張無垢亦稱其有怨紂之心賢於孟子賊仁殘義之說皆謬見也子貢之意在使人慎所居而二子乃爲怨紂而甚武王不亦異乎子貢雖惡稱人之惡者亦何至湔洗桀紂以爲忠厚哉湯武大義聖人固有定論矣今乃妄生訾毀而爲獨夫地是亦惑之甚也

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東坡謂其雜取禹謨湯誥泰誓武成之文而顛倒失次不可復考蓋孔子之遺書編簡絕亂有不可知者故置之不論而道學諸公曲爲義訓以爲聖人微言深旨予謂東坡之說爲近人情故從之程氏曰予小子履上當脫一湯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

孔子謂政當屏四惡而其一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與暴虐賊同稱夫當出則出當納則納自有道存豈容或吝蓋非惟在君爲不可而有司亦不當耳物君之所命也而有司掌之出納君之所命也而有司奉之豈有君不吝於上而有司當吝於下乎上下同心以歸於至當三代之直道也自世之鄙夫懼失陷而獲罪求增羨以爲能是故習成此風而不免孔子所謂有司者亦就其弊而言之耳而王安石遂以屯膏吝嗇爲臣道之正其所見顧不鄙哉以此談經安得不戾聖人以此爲政安得不害天下

淳南遺老集卷七終

淳南遺老集卷八

金藁城王若虛著

孟子辨惑

孟子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志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此最知言蓋孟子之言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  
 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  
 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  
 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  
 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

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入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王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伊川解取傷廉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能自足則不可取取之便傷廉子以爲孟子之意止謂於義何如耳豈論己之有無哉義所當取也已雖有餘取之何害果不當取雖其不足亦不可也其說與傷惠則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卻於合當與者無以與之如博施濟眾固聖人所欲也然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或不足則當衣帛食肉者反不足矣所以傷惠此又迂闊之甚也孟子亦曰與之不當則將以爲惠而適害之耳何勞曲說嗚呼明經如程氏亦可謂難得矣然時有此等故未能盡厭乎人心

仲尼不爲己甚者蓋每事適中皆無太過耳或者見論語疾不仁之言及孟子論泄柳段干木事亦有己甚字遂專以此意解之失之拘矣然己甚之事在他人或有之非所

以論仲尼也聖人於本分之外無毫末之過豈至於已甚而後不爲乎

南軒解久假而不歸曰假之則非真有矣而謂烏知其非有此闡幽以示人之意蓋五霸暫假而遽歸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孰曰非已有乎蓋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耳孟子斯言與人爲善而開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後世者可謂弘裕矣其說甚好晦菴曰假之終身而不知其非真有又云假之雖久終非已物陋哉斯言也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趨於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皆在所取以

爲成功則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堯舜舉皆徒勞而無益誰復可進哉方渠未成書時嘗有此意質之南軒南軒答之如今所說而卒從己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東坡曰假之與性亦異矣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何不知之有嗚呼孟子豈誠不能辨此乎蘇氏幾於不解事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東坡曰嫂溺援之亦禮也與李泰伯之說同夫孟子云此固正禮然有時而從權耳豈謂權卽非禮乎二子可謂以辭害志矣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夫橋梁

之政野人皆知之曾謂子產而不及知乎此必有司之不職或偶圯壞而子產適見因以救一時之急豈專以此爲惠而孟子亦豈誠譏子產哉蓋世有不知本末如移民移粟遺衣遺食之徒故借其事以爲戒耳東坡遂以孟子爲失張子韶旣知其出於一時而復求子產之病以實孟子之言是皆非也

東坡以孔子去食存信之說破孟子禮輕食色重之論以爲使從其說則禮之亡無日矣張九成亦疑其非而置之不說予謂不然子貢以去取爲決故孔子以去取決之任人以輕重相明故孟子以輕重明之其勢然爾任人之問

如子貢之問則孟子之所答亦將如孔子之所答矣孟子之言未可瑕疵南軒頗見其旨但辭不能達耳

孟子語人每言性善此止謂人之資稟皆可使爲君子蓋誘掖之教而蘇氏曰孟子有見於性而離於善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惡其說近於釋氏之無善惡辨則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

呂東萊曰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而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子之書則爲格言非變其言也氣變



則言隨之變也。慵夫曰：此論似高而實非也。言之邪正，顧人何如。豈氣所能變哉？莽之文姦，固不待辨。而陽虎之語，人皆疑焉。夫陽虎志於爲富，而不在仁，故以仁之害富者言之。孟子志於爲仁，而不在富，故以富之害仁者言之。陽虎若曰：爲仁則不得致富，故爲富者不暇顧仁。孟子若曰：爲富則必致賊仁，故爲仁者不當務富。此其所以異耳。先儒曰：言有可採，不以人廢誤矣。虎之口豈有善言哉？至於仁富不能兩立，則理勢之固然者，故孟子舉之以爲滕文厚斂之戒。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不字爲衍，不然則誤耳。此甚明白，而釋者依違不辨，何也？

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之說，或以心字屬上句，或以屬下句。予以文勢觀之，語皆不安。中間或有脫誤，未可爲斷然之說也。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爲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己，卽是奉養之意。當作去聲讀，非也。

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

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孟子對齊宣王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而說者疑焉子以為警時君之語耳

淳南遺老集卷八終

淳南遺老集卷九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採摭之誤辨上

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贊云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謂之愛棠樹則可云懷與思不可也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若予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其本紀於後節但云堯又

曰誰可者卻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之事云流四凶族遷於四夷以禦魑魅文雖差殊其爲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曰禦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陋說不足取焉且此事止當作舜紀而復見於堯止當從經而反取於傳紀之語不亦冗而且雜乎

夏本紀載皋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

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索隱曰此取向書皋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第卽班固所謂疎略牴牾者也嗚呼豈特此一節而已哉

殷本紀云湯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無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子乃大罰殛女母子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播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子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

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尚書湯誥篇末云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甚明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於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甯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夫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禪書舉殷太戊時伊陟贊巫咸事云巫咸之興自此始按尚書咸乂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但以巫咸爲臣姓名而遷遂以爲巫覡據周公作君奭言巫咸乂王家與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同列蓋一代之勳賢而謂之巫覡之類可乎且其間又有曰巫賢者正使爲巫覡亦是其名爲咸安得謂自此而興乎索隱引楚詞爲證彼楚詞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字季咸自齊來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亂乎

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君奭曰巫咸乂王家夫贊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乂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何也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胥皆

怨何等語耶

盤庚三篇凡以告諭臣民之不欲遷者史記既略言其大旨矣而復云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紀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己乃訓王曰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考之于書此篇卽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己嘉之而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

己之意哉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遂亡則微子旣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以去矣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夢中語也

殷紀曰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按尙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卽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於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何爲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齊世家曰武王自孟津還師與太公此作泰誓魯世家云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尙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爲與太公作一以爲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耶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分器自是篇名而周紀乃云作分殷之器物失其名矣

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冊匱中而祕其事武王旣喪羣叔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而王未敢誚及因天變以啟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于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旣載周公納冊金縢及羣叔流言周公東

征之事至於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於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公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啟金縢事如書之所記戾於經矣然蒙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蚤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認爲何義也

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佚乃作多士無逸自今考之多士爲殷民而作者也無逸爲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併無逸爲告殷民在世家則併多士爲戒成王混淆差誤一至於此蓋不維牴牾於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雜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發笑衛康叔世家舉酒誥之旨云誥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案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燕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摯格于皇天云云夫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悅周公周公告之以尙

書所載之語無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爽不悅周公可乎周紀云成王既崩召畢二公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卜變和天下以答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紀云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武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謬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邪

周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甯絕不成文理

淮夷徐戎反伯禽率師伐之于盼誓曰云云作此盼誓何用四字

或謂太史公文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多與尙書不同此愛之者曲爲之說也按武帝嘗詔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尙書滋多於是則其書當時已傳矣縱未列於學官子長豈得不見只是採摭不精耳其所取於他書者



亦多牴牾而不合豈皆以不見之故邪

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此直云其於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疎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問冉求則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論語所記云爾史記仲由傳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而冉求傳則云季康子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問子路孔子曰如求夫問者孟武伯

而遷以爲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疎甚矣

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爲而發也孟子亦載之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辭少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

論語閔子騫辭費宰之命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蓋一時拒使者之言也史記子騫傳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馬遷意其太久也遂加學之二字夫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然史記如此者何可勝數

孔子答陳司敗昭公知禮司敗以孔子爲黨巫馬期特傳其語而已旣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訓誨而專著此以爲期傳甚無謂也

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遷併與言爲與字豈傳寫之誤歟

論語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彼但云人而史記以爲童子何所據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氏索隱云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今以爲答康子蓋撮略論語而失事實按論語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遷之所引旣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傳云容問羿奡禹稷事夫子不答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論語此自三章不相附屬而遷合之爲一殆不可讀也

孔子嘗謂子貢曰子一以貫非多學而識者蓋泛以告之

耳而史記以爲在陳蔡時因子貢作色而云不知一貫之說何以寬子貢也子張問行孔子語之以忠信篤敬此亦平居之所講明而史記又謂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孔子世家載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加兩助字不唯非其本語抑亦亂其聲韻矣

仲由傳云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耜丈人彼亦偶從夫子耳便謂其喜從遊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錄

孔子世家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論語考之已上三章皆泛稱子曰不記其在何時因何事也而遷著於此蓋亦妄意云爾其論夷惠之屬者尤無謂也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躐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

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

孟子初見梁王王汎問利國之說孟子以仁義答之他日又以挫衄於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孟子復勸之以施仁政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爲人君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文辭雜亂矣

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茅璞曰司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誠中其病

舜本紀云象以舜爲已死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據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也

左傳曰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而愛段杜注云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子謂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特以怪異而惡之耳遷反謂生之難而又謂段生易何邪此雖無係於利害亦可以發一笑也

左傳記石碯之言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劉子玄謂陳侯尚存未當稱諡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爲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于桓公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其病猶左氏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狀之多若雨故以爲異而記之後世史書五行志亦時有載此者左氏乃謂與雨偕而下杜預遂以如訓而蓋失之矣至史記宋世家則併舉之曰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豈不愈謬哉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

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於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疎甚矣

據左氏傳注魯僖公爲閔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記乃云湣公被弒季友自邾奉湣公弟申入立之是爲釐公亦莊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廩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爲悖

衛世家云蒯聵與渾良夫盟曰免子三死無所與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卽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

以爲鐘一以爲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安於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乖異而不同邪按前說本於左氏當以爲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於君卽所謂畔也而何在於擊鐘邪司馬貞旣知其非矣而曰畔字當讀爲樂亦強爲之說也

史記稱宰子與田常爲亂夷其族前人辨之曰齊相關止亦字子我故遷誤以爲然考之左氏先書闕止而後稱子

我注言子我卽闕止也今齊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則其謬誤豈獨宰子之事哉齊世家書子我爲闕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衛世家稱莊公名蒯瞶而仲由傳作蕢瞶衛世家云孟厲敵子路而仲由傳作壺厲是不當從一乎

淳南遺老集卷九終

淳南遺老集卷十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採摭之誤辨下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痞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於遄臺梁邱據馳而造焉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  
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於  
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列子曰景公游  
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  
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  
據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  
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  
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

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  
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  
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爲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雜取二  
書之說云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  
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  
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  
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芴星將出彗星何懼  
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  
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嗚乎此



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其餘謬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答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史記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脫誤予謂不然古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孟子辨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亦是類也且遷記漢文之語云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復何異而獨疑推之言也雖然亦不可爲法也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

左傳稱晉靈公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死之又謂初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而食之後輒爲公介禦公徒而免盾問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其職則明爲右而輒爲介言其所終則明死輒亡其爲二人明矣而史記云桑下餓人卽提彌明且又以爲宰夫何耶左氏之說未必皆可信然遷之所記實以是爲據焉則其舛誤不得不辨也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食其半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夫存否且不知顧安所遺乎

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  
晉趙盾弟穿弑君董狐書盾弑以示於朝盾不伏狐曰子  
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仲尼稱狐爲良史  
左氏云爾晉世家旣從之矣而趙世家復云君子譏盾爲  
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之如此卻是先出於  
士論太史因之而書也文旣宥複而意又矛盾無乃不當  
乎

左氏記鉏麇事云盾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公羊  
以爲見盾閨門無人且食魚殮嘉其易而儉故爾史記則  
云盾閨門開居處節麇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乃死吾  
不知閨門開居處節何以爲忠也

卻克恥爲齊母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云爾  
齊世家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意旣異矣至晉世家則又云  
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記一事而差殊若是失之不精也  
左氏曰卻克聘於齊旣登婦人笑於房卻克怒故有鞶之  
役杜注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卻克  
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公羊曰卻克臧  
孫許聘於齊或眇或跛而史記復云卻克僂魯使蹇衛使  
眇然則果誰可信乎三傳之不同各記所聞固無足怪史

記因傳而出者也不從此則從彼乃又乖異如此何也  
左傳曰白公勝在吳子西召而用之後以救鄭之故欲殺  
子西子西聞之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此蓋恃其有恩也  
史記云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則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異  
乎

左氏曰吳王闔廬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王及列士皆  
有餽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曰是秦吳也史記改爲棄吳此  
何意邪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  
吳其亡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墓上以梓令  
可爲器吾不知何意也

吳世家云越王擊吳於檣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  
自到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世家亦同賈逵曰死罪  
人也鄭眾曰欲以死報恩者其說皆不安按左氏云使死  
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  
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無所逃刑敢歸死遂自頸蓋  
死士者敢死勇士也與罪人之事自是兩節而遷混并之  
故義理不明而說者妄爲云云耳

左傳云勾踐與吳戰於檣李大敗吳師闔廬還卒於陘夫  
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蓋闔閭既歿夫差使人問已耳而史記曰闔閭將死立子夫差謂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

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爲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爲質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殺敗歸卽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王官封殺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之與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至於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

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

左氏華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曰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是妄說公羊傳宋南宮萬弑閔公大夫仇牧手劒叱之萬臂掇殺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注謂側手曰掇蓋擗碎其首故齒迸門闔耳而史記但云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恐先无意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反而告其情子反勉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將去而歸王聞而責子反子反曰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不得已乃引師去此公羊之說也史記乃謂莊王喜華元之誠自發

此言而罷兵豈別有所據耶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所以有鞏之戰公羊略同啖助以爲似街談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省字法云當作各以其類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記謂令人如之以導客則是僞效其狀而非真疾也

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問之仲請遠易牙豎刁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尙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豎刁自宮

以近寡人尙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又曰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而不敢歸哭尙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史記亦載之而但云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誰得而知其事耶

淳南遺老集卷十終

淳南遺老集卷十一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辨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爲大官不絕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旣以諸侯爲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曰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強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爲類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

之而已

史記諸世家往往隨年附見他國大事至於列傳亦或有之徒亂其文無關義理夫左氏編年本紀諸國之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互相發明故可也如遷史者各有傳記足以自見何必爾耶近代蘇子容嘗自言其強記之法云吾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太史公書恐亦此意嗚呼史書法言也豈徒備強記而已哉蘇氏之說不足信魯世家有云往年冬晉殺其君厲公孔子世家有云明歲子路死於衛子路傳有云

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魏世家有云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夫當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往年明歲同時十數年之後者何邪

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滯耳劉子玄唯知孟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譏遷史之謬何耶遷采摭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旣知其非矣而又惑於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無一物也

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嘆其猶龍者蓋出於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爲實錄乎至於成王剪

葉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於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爲古史遷之妄謬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

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也信如是說則遷所記古人事孰非摭諸前書者而此獨稱傳乎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爲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於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備矣且止於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呂后之名旣列於本紀其事跡始末亦隨處具見而外戚世家又云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須也若唐武氏事跡猥多紀中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傳其例自別

呂后紀末云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爲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爲天子但以終誅呂之事耳其崩與諡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邪

呂后紀先云封呂頹爲臨光侯不言頹之爲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呂頹失其次矣豈前所稱者別爲一人邪



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按其文意當以詔字爲是

竇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讓耶王孫嬰之字也班氏著之傳首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號曰甯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此正當入本傳而書於縱傳何耶

雖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須也

張湯傳云趙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段與湯事非必相須亦止當併於禹傳至廉頗趙奢張蒼周昌魏其武安等傳皆是類也

律書之首以爲律爲萬事根本而其於兵械尤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尙宮同聲相從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備論帝王以來用兵之事而終於漢文厭兵百姓樂業幾七百言何關於律意

滄南遺老集卷十一  
四  
哉斯實無謂之甚而邵氏極稱之以爲此其高古雄深非他人拘窘所能到者嗚呼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經不能廢顧乃以疎闊爲高深緻密爲拘窘何等謬論也又有謂此本爲兵書者若果兵書復安用許多律呂事大都皆出於畏遷而不敢議其非故云云耳

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列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戒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旣已幾於無謂矣乃若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爲是何足以污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貧賤然亦不知其傳

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得其體矣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矣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

滄南遺老集卷十一終

淳南遺老集卷十二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四

議論不當辨

史記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孔子世家贊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夫聖人道德光

被萬世雖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遷因讀書始想見其爲人之大概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傳贊云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子謂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覩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遷願以爲準乎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者又豈皆論語之所載耶

魏世家贊云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迫於秦興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迫於漢興而無可爲者也而遷於本紀乃取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失言不得爲無罪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評論總結之語乎呂不韋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按孔子所謂聞者似達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項羽本紀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

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此論人之形貌  
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  
爲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  
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遠裔乃必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據何  
書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  
也夫舜以立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  
眾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  
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略等  
奚其不旋踵而鞠滅也遷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謬妄  
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爲美談皆史遷之

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當爲天子因作亂而伏誅  
亦本此誤之也悲夫

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閔天散宜生爭烈贊韓信則云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贊周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  
儼人必於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  
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異於太伯季子  
遷之品藻陋矣

遷論壺遂云天子方倚以爲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  
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爲君子之盛  
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止於是乎

李廣傳云其射見敵急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虎亦多爲所傷此在陰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臆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鄭贊無他褒貶獨嘆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評哉

滑稽傳首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夫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賀殖傳云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

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

外戚世家云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夫一婦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於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疎

淳南遺老集卷十二終

淳南遺老集卷十三

金藁城王若虛著

史記辨惑

五

文勢不相承接辨

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中間文勢蹉跌不相承接

范雎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字樂毅使於燕昭王以

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李廣常有罪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皆同病也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梁求得之爲順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黃石後十三年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於穀城山下

蕭相國世家客說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污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淮陰侯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尙可得而用之乎不相承接甚矣

汲黯傳云匈奴渾邪王來降至京師賈人與市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



溥南遺老集卷十三  
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  
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  
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剩今縱不能一句不唯語意  
重疊而其畛畦亦不通也

